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達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　附見七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唐安州方等寺釋慧暠傳二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唐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刪

唐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唐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友

唐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迥傳八　玄覺

唐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唐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曠　明略

唐汴州慧福寺釋功迥傳十一

唐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唐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唐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唐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唐蜀都寺釋玄續傳十六

唐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傳十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
太常寶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又

元顯梁中書舍人並碩學英才世濟[illegible]
其美因亭靈溫裕清鑒倫通徵音深
靡繼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寺慧
聚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
實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
衆相推而欣味靜心未拍章句乃詣
鍾山慧曉智瓘二禪師請授調心觀
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襲宏略曲
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造
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
言弥滿字之幽旨爲水一器青更逾
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
業弟子五百餘人鍾武傳燈將三十
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
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謠絲竹交響當
卽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
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
有何物尋檢有緗兩束因曰此爲覲
遺可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
爲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般若
於冥道中誦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
五苦次第非夫慈誘幽顯行極感通
豈能赴彼冥祈神遊異域陳僕射徐

[illegible]術大半生[illegible]達

陵高才通學尚書毛喜採幽洞微時
号知仁感歸禪尋首隋仁壽二年起禪
定寺搜揚高慧因遂招名德因是法門
龍象乃應斯舍既德隆物議大眾宗
歸遂奉為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
誘附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
冬寺栩勝集四海一期名德相並通
濟斯美固又是兼之矣頻講三論并
制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
御法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己成務
故京寺猶望心遵承咸崇菩薩戒
師後進具戒者無不依而羯磨左僕
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刑部尚
書沈叔安溫柔辨雅達信通神並崇
兼照弥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
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
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莫測其位
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
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告弟
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
一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
吾喪後事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

入定於後夜分正坐而終咸聞異香
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寺于時華
韓洪歡道俗千餘送至城南又聞天
樂鳴空弟子等為建支提塼塔勒銘
封樹蘭陵蕭鈞制文仁是鄉人少所
供奉清淨身心修行念定早弱著性
有名門學

釋慧暠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
汎覽經義弘導居心初跨染玄經希
崇大品傅聞略究而情但未申承苞
山明法師興皇遺屬世稱郢匠通國
瞻仰因從從之諮奉無倦備清遐道
遂得廣流部袠條裕興焉年方登立
即昇法座談擣一指衆侶謳講受業
傳燈分風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
已聞岷絡三巴尚昏時網便以法弘
導遠化未聞悄大業年泝流江硤雖
遭風浪屢甚無前既達成都大弘法
務或說綿梓隨方開訓自王畧僧侶
因此開明衝煙擔笨傾味正法而成
惠郎焉無憚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
歌滿路又以衆斷游雜枯折由生暠
擾法微若情無猜隱時或不可共懷

者討奏及之云諸徒目咸道俗屯擁 [illegible]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
窮討事本不實評者罪之暠惟道在
人弘義須知返乃旋達南指道出荊
門隨學之實又倍於前既達故鄉丞
仍前業重張頌歸更叙開鍵神望弥
高衆聚弥結奔其誼競避地西山之
陰屏退尋閑陶練十觀經遍五載四
衆思之又造山迎接虜邑傳化暠隨
宜利益意引行藏遷返安州方等寺
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于所住春
秋八十有七自暠一位僧伍精勵在
先日止一食七十餘載隨得便噉無
待營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
部豐都參著兼列每旦塡供常充寺
門暠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
食惟一椀自餘餅菓還送入僧有學
士尊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為告
外衆令辦厚供暠怪異常推問食所
由卽令勤出衆永不相襲告曰邪命
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
意其守節禀法也如此
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貞[illegible]

[illegible]

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巳後遵奉
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賾二教周覽
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礼誦無輟偕
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
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
業露負而巳隨興法現即預出家住
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要立身
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
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慮門未
曾掩坐臥一牀讀經為業道俗問訊
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
容節卷末寂者咸私覘巳後而奉對
祥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
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
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
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
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卒
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申
令衆範出言歸敬故衆有諸罰祥必
先致其詞開過伏引更不憋及其德
耀人神為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
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參立乃微言佛
像佛像帶䬴流隱徹闘未了後思乃

悟迴顧看之際見尊儀峙然西壁光
相宛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悟
贊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羣白鶴從
西方來遶房三匝翔傳還復來處而
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
傾邑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
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
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為師主訓誨
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
通徹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
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為氏豈不欲義
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
遠法師勑召在京弘化為務便往從
之未至值還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
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
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
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
規猷頗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
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宿昔承奉禁
戒是授合門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
為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既出將
事首塗藏送回世界無常佛有誠誥

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存此奉信

在心達以蔵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
辞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照
助及至相州果為賊王德仁所害其
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勑安撫謁識奉
國為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
有故寺望得為父修立并度僧二十
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蔵曰此
山上有閏王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
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蔵住堂
宇廓廟並指撝焉遠近道俗造山修
覲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逆復其性
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疾
時患限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
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
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卞韓馬韓
辰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
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愛涉篇章校
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騰翥於韓服
博贍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
溟渤年二十五乘船造于金陵有陳
之世号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

了義初聽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霑世
典謂理窮神反聞釋宗反同萬芥虛
尋名數實懼生涯乃上啓陳主請歸
道法有勅許焉旣受初落采即禀具
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
不謝光景故得成實涅槃薀括心府
三藏數論偏所披尋末又投吳之虎
丘山念定相沿無忘覺觀息心之衆
雲結林泉並以綷涉四含功流八定
明善易擬商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
終焉之慮於即頓絶人事盤遊聖蹤
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
遂從其志剏通成論末講般若皆思
解俊徹嘉問飛移兼擇以絢采織綷
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
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
江湖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
鄣故名望攢流播于嶺表披榛負崇
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宇威加
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
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
走赴救之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

被縛將殺既怯其異即解而放之斯
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
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佛
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績微
緒又馳慧解宣譽京皐勤業既成道
東須継本國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
加勞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
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仰若聖
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慍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
出自胸襟一隅傾奉皆委以治方詢
之道化事異錦衣請同觀國乘機敷
訓垂範于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手自營不許佐助用希
專福其感敬為此類也將終之前王
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為說徵
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
覺不悆經于七日遺誡清切端坐終
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
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
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
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
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

讃之嘗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
乃移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鄉千
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
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
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
後展帝京備通方俗尋諸經論跨轢
大經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
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
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
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
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宮別省安置夜
別二時為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
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
象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覩
之由是重發勝心克留疾所不久遂
差光於卞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
歲再講匠成後學䞋施之資並充營
寺餘惟衣盋而已
釋海順姓任氏河東蒲坂人容貞方
偉音韻圓亮長面日少鬚髯儀服不
羣於衆有異少履寒素生於田野早
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
傅庸直之性獨拔懷抱每恨家貧無

貧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
慨辞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
遜道光玄曽名扇儒宗見後侍順
躬事學礼晝夜誦經初無暫替文不
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受履操逾邃
志業尤勇念守所持誓無點累仍以
威儀龜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為口非
難護乃因他患緘黙不言却掃蓬扉
事心而已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為先
遂閱討衆經伏膺玄宰方等諸部咸
稟厥師皆探賾研幾貴言領意有摠
嶪嚴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二
論順遠承寄調思拍沖閑乃荷帙登
峯諮参講肆徒屬既衆鑽仰殊多有
所詢求但舉經要順頻時偶請微以
為繁雖愠色不形而勞心可驗順遜
遜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今者請
一蒙二亦何遽乎曰何謂耶答曰一
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既悟其所述因
斯自革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中至
於雜心隱括倫在婆沙研精專一始
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執卷披文或
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樞要

妙蹤幽源順當以餘席言於素曰海[illegible]
順聽動靜光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
能自免致生蒸穢土對此凡緣未能
出有塗河登無為岸將不由心駒失
禮而臨流挽攝者乎因涕泣漣襟歔
欷噯霎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何
門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
懷惶懍且生得為人若朝亟夢於貧
賤出家弘道僧度不易於後頃今
兼之一何可嘆又以大寒之室所屬
傳燈雖不西來如來而幸遇法師可
不量短綆慕探深源頗得驪以明珠
授之渾猶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
恨也遂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
敢聞君子志矣恐不副雅懷素後累
居僧任果停講佛頃以法輪平過深
於禪味有沙門道傑者頻秀定慧
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詣首大師門
下每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
明大夜非慧炬不輝故插寄法筵覬
覽玄旨至於人物聚集頗勞往仰況
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僕從風燭前
路奚歸所以策驚驂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轉希趣入逆其不遠益
用盤桓袱顧開舍養之懷退人以礼
傑得書美其銳情玄暢也乃郭日促
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豈是鸞鳳之
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而朋
凉鶴再舵其不余幸無略光陰順得
書會疾遂不果行而為人高簡雅素
自歸清衆絕交垠俗嘗有說禪性高
尚祖稱榮貴者以誇於順順莧介而
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子尚須謙
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之
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趍
時之士皆不及其門及俗之賓頗入
其室而道行純潔性好退蹤曽刺血
洒塵供養舍利兼以血和墨書七佛
戒經尅己研心類皆如此嘗尋付法
藏傳說如来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
子刕賓囑累斯書詞事既顯若親面
焉因斯悽感涕零如雨日恨不及彼
聖人拔叢況俗也又常於宵分歸命
三尊同住隣居無得聞者或解納覆
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餓者志好恬愉
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

曾縱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
我隨物則苦而未曾以我違物且鳥
不栖淵魚不巢樹未必解隨和讓之
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我不奪物
禁物不妨我辱矣又作三不為篇其
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
通道祈井流泉君所在內我身處邊
荊軻拔劍毛遂捧盤一不為則已為則
不然將恐兩虎共鬪勢不俱全永存
今好長縱來怨是以反跡荒逕息景
衡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
梁書臨雪采隙映螢光一朝鵬舉万
里騫翔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
邑衣錦還鄉將恐鳥殘以羽蘭折由
芳籠食詐貴鉤餌難嘗是以高巢林
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衒才鬻德
入市趍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摽形
引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廚富甘肴
飄揚弦管詠美謌謠將恐塵栖弱草
露宿危條無過日旦靡越風朝是以
還傷樂淺非惟苦遥順神晤驗羣出
言成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俗
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為愚巧詞令色

者為智廉潔正性果或致譏故順優（續高僧傳第十二卷末連）
貞亶之心居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
懷素風焉有沙門行友者志行嚴正
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族參候順曰
先民有言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
求知解而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
悽咽吾謂夷順亦或豈直專在說經
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授非其器
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惱
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玄秘順
曰觀第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
論應有數篇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
但以理玄詞密非當世之所聞故容
與茲靈津寂攡而未進概時哉之不
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
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遊亮高世
僧也思與順結山林之擣會順方學
問未暇允之本獨謝時世罔測所往
後每思之言輙潸泫因今公若來龍
之遊羅是吾表雅學意自悔學身
驅俗界流擱累從為悲矣且志懷去
來者朝市亦江湖春情生死者幽栖

[illegible]寺
稽拜諸為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
安其得志嘉精為知也于時同流
建於自知不添遺文果然呈諸師友
而形同骨立精爽逾健亭閣後事順
日惠身為織器專於於渠鳥無偏
水陸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
想不得親別矣若棄報餘慶傳未無
須見有致禍燃但死不倘生古言可
錄順雖不孝豈致以身害母耶既報
不自由可側拒相待遂入今遊法師說
法頌悟於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
十卯唐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
門行友者已知沙門傳致序其事友
令被名知福先翻譯之選聿名特俗
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
門清心自達年十五古者謂為壽短
二親妻之即為姻嬪既本非情應有
推遜遂逃之山澤推合誰度行至外
野少非遊賤貴知授告但念觀音又
值一人貌黑而駝二十四因阿從可
得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營
至尋聞鐘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

遂本心即遣出門可行百步迴望不
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法爲務既
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經
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
留對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
海濵南窮淮服聽涉之富無與爲儔
及返京師住光明寺詮發新異稽摩
日下獻后既崩召入禪定性度弘裕
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
恒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
叙曠世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
寺會昌又召以爲上座撫接長幼殊
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爲證義時以
藏威烈氣逵容止清肅可爲興善寺
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
化度寺閻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
日及皇儲失御使召入宮受菩薩戒
翌日便康勑賜絹數百段衣對亦令
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尋又下勑
得遍受戒不藏日地持論云若無藏
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勑
乃以讖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
請入宮素患胥脚勑令輦至寢殿受

戒施物極多並充功德至貞觀九年
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秋六十
有九哀動兩宮帛贈相次詔葬郊西
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
志寧為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迥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
悟辤恩出俗遠懷匠碩徧歷鄴虞問
道海西包括幽奧博采三藏研尋百
氏年未及冠聲為鴻彩雖廣離經論
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注解
群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
初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
邑漁獵子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頻
以此而懷簡傲也兼以嘲謔豪傑辯
調中外陵轢倫右誇尚矜莊京邑所
推侯王揖仰又以句暇餘隙遊歷省
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敘儒吏
或開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
之高僧也故華壤英雋謂之謔曰大
論主釋迦迴法界多羅一時領以其
竪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後乃總
領通之故懷斯日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為敷大論

訓開三韓諸方士也貞觀二年以正
道所歸通務為則遂擇錫庸蜀流化
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草法流大盛
所至注溉以四年七月一日遷神於茲
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
為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情莫展公明
官庶士俗及以同舟列道爭趍奔于
葬所素幢亘野香煙蔽空二方討哀號
聲動天地於是遷橋南焚之遺道今
也弟子玄會收其餘柩以約泰中興
同學玄覺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
結塔焉覺為其文銘于塔所寬情自
樂林泉頤工篇什時會精越
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而終京傷
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
懿梁侍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
軍番禺侯顯考長陳招遠將軍新昌
守鳳以族由菁華風望高遠置情棲
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成文
翰曾映聲辯超擬所製雜文百有餘
首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登延
譽今進京阜闕皇之始僧來法師名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十張　遣

重五都學周八蔵乃委心請道歸宗
師傅叅鑒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
乗開十等之奧導以玄辯踈八勢之
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
比肩賦命懐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
逸功倍聞之昔人氷凉青厚驗之今
日會隋煬負圖歴試黄道大業中歳
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及欲以
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黄麾盛
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弥川皂素列
於朝堂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
尊主崇上遠存名體沓生通運理數
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教立於釋府
條格久頒如何抗礼黄老士女承聲
下拜惟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贍
率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為
不礼鳳為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攞
撥直進援引經論明不敬之理僉詳
贍鳳抗詔之儀可謂蘭菊各擅其
英華竹栢乎陳其貞節不可削也獻
后云崩禪定斯搆下詔辟召来華道
塲相從講解迭於暮齒善綜引安機
要難問失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

門重闡青田有穢白首斯興非夫領
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正倫下勅
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為普集寺任
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
六和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從心
更新誠致勢絆塵境放曠山林言晤
相諠終事畢矣有岐州西山龍宮寺
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背曾巖
南臨清渭石鏡輝日松聳冒空暢悅
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
遂使道俗來蘇聞所未有旣而厚夜
悽感常志前言悲谷增慨弥隆遐想
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因疾終於彼
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極委卧猶
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
法華經冣後言别終須一釋用通累
念遂對衆開之下坐怗然奄尒神逝
於岐州陳倉縣之龍宮寺士俗官庶
痛心疾首喪我所天悲夫陳迹昭穆
要觀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龕處
之仍施白塔茗然望表遠近瞻屬無
不涕零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晤
清遠以終天難補莫聲易塵匪假陳

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寺為建一碑 [illegible]
程器万古其文左僕射燕公為製準
鳳立性矜莊氣厲聲佰吐言爽朗昭
涉奇隨以般若為心回以涅槃為意
得講法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
是一家餘諸經論待時而舉初鳳之
徃西山便留遺疏述其逐度累以餘
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命何
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愚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許勤前
顧闇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普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
儒學専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
敏強識卓異倫伍父昌仕隋為臨淄
令治聲遠講有隱士西門義者博物
跡通肥遁岩壑前後令台莫能致之
至是步自山向来儀府舍謁於下吏
曰西門義故謁遂為吾白即以事聞
令素仰高風馭其華止延廌曰先生
道扇三古德重四民何能輕舉義曰
吾自弱歲隱淪于蒭暮齒識不欲干
遊人世抱識弄智須者吠聲既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
美化故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
述其不逮問其治術對答若神情兼
明舉乃命諸子紹續曠岳略等列
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子誠
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
若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
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
也曠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貞固志
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鏡空有學
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卽洛陽
淨土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
僧粲法師為弟子少樂學問經論是
欣及具篇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
不議非而體皃斯美風操高厲容止
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成論雜心
於志念智通二師倫窮根荄辭義斯
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
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揚都来化京華
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
登深解以衆聚事擁惟其靡習將欲
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寺慧安
者倜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徧練日行四百
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
友而親之便往投造告所懷曰毗曇
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識乃精微
而傳自尼公聽受又斟今從物化請
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
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
情寄於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
前學羣部志是古德所傳流味廣周
未盡於後惟以俱舍無解遂豈結於
當来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矣後
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撿論文
自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
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
開發了通弘旨至於外義伏文非跡
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
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
既濟顧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
明寺獲俱舍跡本并十八部記並是
凱師筆迹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
公所住寺也得此跡本欣戴仰懷諷
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大白寺其
先志於即慶弔絶緒尋繹追功口腹

之界惟妄徒給時殺食不豊寡已相
願妄廢事經營令無匱之綿歷歲序
厥志弥隆内懃諸已乃謝妄曰吾今
至愚爲罪獨學成識輙不量力欲栖
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官宿
尚未虚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
弘矣誠可退迹淨浮更勞重累則不
可也妄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
難再無思別處復延兩載方始出山
乃以已所寺知將開慧學遊諸講肆
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召往大禪定
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三
十有四少登器莫匪光之與時僧
衆三百餘人令聽風規干相推謝無
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揩揚未
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
辯慧明等並名播音聞衆所知識相
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撝謙藏器退辭
師授徒衆清言終懃蹤略慧明等越
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
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忍無雲蓋之
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顧
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

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
文詞旨宏審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識
自誣可當伺其談叙得喪斯及矣岳
自顧請主虛宗初無怯憚舉經頻納
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随遣
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頻聯辭由
是名振學宗法筵継席歲舉賢良
推師有寄武德初年從業藍谷化感
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之可得二升
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水輟流
遂以殘水寫滴下瑩中一心念誦日
取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
年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
難用詳覧遂以真諦為本餘則錯綜
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
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文
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
於世以為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
師者神辯莫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
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
賢後責纔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
告曰京室學士談術寔希三宗之大
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

移被于鳥服度人授法歲演老宗會 [illegible]
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劉
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
二徵援前後迷杜嘿焉岳曰先生高
視前彥豈詎目擊取通乎坐衆大笑
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
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
纏懷徒侶慰曰人皆有死惟自裁抑
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
未斷何得不悲聞者議之以為善居
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
在京傳譯岳為衆舉預其同例頗聞
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
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
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
論岳隨其慧解應荅如流頗曰智慧
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尒矣自尒
情敦道術厚齊加恒八年秋皇太子
召諸碩德集弘文館講義岳廣開術
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盲摽被太
子顧曰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
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法
門執蠲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為京

人造寺廣占名德而此人稱未受[illegible]
請問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
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嬌逸況
方外之士并名之人民輒從策所好
耳乃下令曰今可屈智寺任光副座
禁岳動容辞日皇帝深惟固本歸誠
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
無諍之僧同樹無疆之業負道識量
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
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辞不免遂
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構疾弥
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
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皇太子令曰
普光寺上座乘事所資取給家令廣
使豐厚無致匱約仍贈帛及時服衣
等儀而有勅復公給葬儀送於郊南
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
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
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
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
令達撝集帝京唯岳及略連支比耀
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
悯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

與余相頑猶影自聽師没後心常怏
怏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
可不思耶吾行年耄矣其能久乎
集會又難余其且止因斯便住恰至
明春岳便辭世略之衛疢痛鍾纏結
帶疾還寺以十二年辛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
釋功逈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
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月而度自此專訓經法
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
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
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道達
蒙謂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惠福寺
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
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
數說晚以法花特為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
弘演前後五十餘徧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設
其幽識徵感為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
講律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
功始成奄然長往本寺年六十六余聞之行
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
隨時散盡房無檐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
香靈光至所住室三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
適目覩來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

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殞經數日水方復舊
道俗悲凉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陷亂着
屬凋亡惟母及身擁流無託未幾母崩援造
無諂朝求木實夕宿尸所行往見之莫不下
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
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守内初定糠粒
未充照巡村邑負糧周給年經六祀學而
無倦供衆之暇夜講法華勝鬘經雖久
人無知者受其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
流鶩其過悟又往鄴下休法師聽攝大
乘論一徧無遺講散辭還休送出寺學
門推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徧照也後
生領袖余其知之又往許州空法師所
聽雜心論纔始八卷為師疾而返後因
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徧照
英聲不徙召余後涅槃華嚴成實雜心
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
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為藏蓄新譯能
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
一行遂以情測注及後其本果與符同
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疾逾久而
戒行無玷卒於安業寺春秋五十

有九初平素曰一狗將養所住恒隨

及隣大漸長鳴哀厲通宵向本出家
寺往返二百餘里達寺鳴呼以告彼
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徵及
曙還返安業擗坎之後長眠流澌不
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
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
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
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
宿植德本情猒俗塵父母留戀抑奪
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晝書東
飛投聞喜摸水寫真寺瑩法師學鑒
其高拔即而剃落尋與受具令學涅
槃等經性淨脩明聞持鏡曉後往覌
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
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
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
記論師所聽攝成實纔涉二年功高
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貟傀偉請對有
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儻子存
焉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
化遂尒周流齊土時有槃嶷安嬰並

号掊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文往會
冀魏念二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
河道向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
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皆問法主
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
云惟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
一行苦名為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
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
部師計而拔摩述以為宗可不尒耶
該曰然偞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
為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為善
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
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
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
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惟是一苦受
隨情說妄樂亦可惟是一惡業隨情
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
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須解
聽後私室便曰子有拔羣之亮難與
言也吾老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
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
聽休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
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

隨漢王出滄州志念河間法揚長弘

宲

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伽延

讀婆沙論首尾三載頗極窮通曾辯

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

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

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

公但含笑直視音不通之其論道迸

猛皆此類也然以先功小學意為弘

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揚法師聽十

地等論尒時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

景大論十力攝乘雨達涅槃舜龕律

部一期捴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

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

州語曰大頭條難人熟然共例並雜

少而一徵一責能令流汗文帝崩晉

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

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

路著滯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

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

深入緣起慧歎曰常為法師等一從

名教難偃乱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

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

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

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
明而氣遍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
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為
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
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
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
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
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
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
侶名自利凡法講揚法化誠為利他至於
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
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弘三十
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
數盈二十斯人也對決中恕少欲希
言擇交選士疎財薄食苦樂不言喜
慍無撓插巖一眾舉為僧主辭不獲
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
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
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
雖為白衣常恭法宇傑以國士遇之
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
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
故來迎接因往插巖其日傑患停講

乃至壽終常見天樂在傍合來又聞
[illegible]
空中梵樂異香散其去友跏趺不逝
知導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
從奏
釋神素姓王氏絳州則其先太原遷祖
因從官虞鄉遂徙居安邑屬猗之野
焉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俗結
張說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旨孔易
是長至於論什經義莫不發其遂學
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久矣
所習詞義博覽後悟則難兄難弟也
至於誦經學定當脩素隱則後於傑
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為傑出要般舍
觀今其從沸如後傳述大業四年傑
公侍講學門清素接神相尋遂從
命尊講毗曇四十餘遍論講成實將
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為講
也片言契理少語釋多學者名播
覽不偽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
定是非鄭重披角開釋生覺焉則素實
於傑所近成者則無捨隆深英泰之
徒是也故晉川論謂素傑二公秋菊
春蘭各擅其美餘素温恭退讓慈愛

矜恕侍士慕賢不伐諸己貞觀二年

[illegible]第十二　[illegible]造　[illegible]

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法事相継
有阻僧綱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乃
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
風塵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
三日卒於栖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
行業屬想西方於臨終日普召門人
大衆爰逮家邑與之別已自加結坐
正威容已令讀觀經兩遍一心靜聽
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
一人唱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
不覺久逝依即坐殯肌肉雖盡骨坐
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述初終之夕
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閉夢素來
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
人天欲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
遺寄未能發揮道業遂有乖位在前
素雖不肖深懷章負每欲推命竭愚
上于天聽今大運忽臨長恩永別好
住努力覓送自極忽然而覺及明莫
知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覓致書
述懷與諸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清陰大守子孫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注以秀才擢第時号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居護時年幼戲則園坐登講搽花列供其父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艱哀慟二親絶者數四服闋造河北常部欲學儒術忽逢勝緣提誘誨以三乘學獄不以四大毒蛇知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也留調浮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訢經詁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纔擯累餘杂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内摽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需安住儀看物遠召藝能住内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偽鄭既降大宗初入别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自此按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硐削未足係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合於

禪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
年勅召入龍宮宅天宮寺仍給寺任
勉人以得衆禮如也十七年七月二十
一日聽時不預因卒于房春秋六十
有八讓善外書好道術約己尊食解
衣賭寒結帶終歲不飾容皃而音勝
所重通才咸萃先服石散大發妻曰
閑亂門人之見欺當自責取然諮師
於非道是何理耶遂不與言其確固
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
儲但一牀一鐙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之嵩山沙門智大者年
九十餘儼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閭
哀拔業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嘗之
倫代有人矣至於純直自然識量通雅
者斯人殁後因絕蹤矣中書杜正倫
來吊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擇提耳
及茲展覲勸興牀几須溢可援況耄耋
已庶在遐齡永借高軌
釋玄續姓葉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
經綸道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
法華導引蒙曉然風彩高峻容止方
複言談之際機俊變通遠外書工草

纔時呈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節下
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来與語愛
而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使
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
給電疾有揚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
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來
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
承高懷儀略諸貴等今蒙礼顧深媿
非人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
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荅仲曰法師
從来不介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
實錄荅曰負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
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為寶園
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
莊号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
祭江道士嶌善英過寺礼拜見而惡
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若相誹毀
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
奏聞續曰文之體勢非尒所知若稱
勅使欲相威脅者我寺內年別老人
當莊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
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
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遅暮皆順伏之

嘗見人述莊子鵬鷃之喻便歎曰莊

蒙以小大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
容金翅世界入於隣虛井鼃之智識人
可回後疾甚召僧集已囑捨都盡曰
生死常耳願各早為津濟其夜命終
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
毋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
自孩嬰至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
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敎隨順
修奉弱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
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既明達還延
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
常數百人曉夕論誦樂說無倦皆不
著席四十餘年老無文力時撫彎几
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不遠詞狀
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
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霊章高軌莫
闚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